唐文粹

廿八

總集

共三十六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七九六號 三六冊 一四八函 三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七九六號 三六冊 三六二函 一四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6
冊數 36（28）
函號 362 41

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丁　書附　總十七首　吳興姚鉉纂

堂樓亭閣

虢州三堂記 呂温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 獨孤及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谿縣東峯新亭記 韓愈

燕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illegible]記 陳諫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温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

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地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訓君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隳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絺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濱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拆岸鋪島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龔磬擬奇方舟透

迤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泝公環迴隱狀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絶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沉沉皓壁如霜羽翎不掘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翳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便公西樓未足以澄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置酒褰帷凭軒倚檻瑤階如貞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闊月明冰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

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遠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義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木金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家通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堂見命作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磩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竪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

月時下鋪白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田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必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閑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若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

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斵全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柂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玲卉嬋娟脩竹隔閡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群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賊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覩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貲書於壁儆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淩顥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繒繳不能爲患廿芻豈秣羈縶駿驥首冠鋄鍚身被纓攘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郡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墆實窪穽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

公訖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
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願神遠壽暢棋和浴乎沂
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
月三日趙郡李華記

盧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
之南當冬而且曦爇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
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燃故膏肓欲寒陰
戒於溺故腎腸欲燠人之外好欲軒晃文絲以爲縈似
若動且陽爲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
躁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内室欲虛堂廣
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
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嵗時惡人之百骸上陽
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絲不能動
且滎而必慄其心躁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
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士窮予三
年夏待罪于盧陵其環堵所椟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
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榱桷破者爲霤削者爲障旧者爲
樞篾者爲經絡而籠土者爲級横而格椿空者爲梁方
大暑火烘爆霤坼壞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
持之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于室内視其
門則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
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
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
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
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

之術是二者尤不可華且有道而華之今予室之隳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薙其蘆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滌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而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鑒大智之牖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畢郎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富正據扉亦雄戶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廨之歎懷在第二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標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嚬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餅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擧飂纔不盡也然而月話方伊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逴走奏揭彔呼去旋謀雖黃麼晨和不能不憮而歎嚮之歷擧四美悉佔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居方數間小亭如於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

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詠者不復遊處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文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黙夫北望脩風清暑之流皆偹擅攸戲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掃右目或偭全正面總而有諸則我無謀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貝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蹋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直成於新致舉之則纘將頹於聚故鄉之而中吡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京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後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昌首業術臣敕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敷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躓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鶱翔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為鳴辱太白

觸文之禍末文之險瀆文之毒持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蘗是貞策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其人投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鉄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瓌偉絕特之稱及王三所爲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朞月公又來

蕪于此公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公濟未朞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皆城之闉半里而近彴西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邑人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闤闠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頓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颾颾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豁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邇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衆外意其幻成余既詰其私㚇究其本先是邑徼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槩綿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歷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

滑節度盧公羣與君掌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矣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刋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除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時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

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歲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庚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綦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流以導其氣其土沃其候淸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眘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唐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邊士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薉繩墨之下無姦慠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渫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傜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甿亦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

洲在郡城南東亂霅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緜雲綠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菼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淸境或棄公於是相顯奐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撥日之正揭大亭一焉脩廊雙注北距寸霅浮軒𢞊流峩水亭二焉大亭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鏤剞窓石用成翬飛迤宋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乃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透迤以中貫飛梁夭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荑木蘭碧枝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縈葉振蘂落英飄飄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護外則差互初宜以白蘋間

之紅藥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縧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二吳之賢大夫集焉公周鼓鍾羽籥以落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恍乎有遺區之歎則爲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偕列蘋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殽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賛勝賞也如彼哲賢詠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特購武夫之美功廛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益其翔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巳卯歳冬十一月予將浮淛河上會稽變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守月覽亭之崇構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没其誼云

頳亭記

陳寛

頳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衵在焉西北餘予外之見頳水直北劈地而來者如隙光端如匣劒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崪屹不得進蹭蹬却倚三十六嶠若立揖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起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僞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遠以麻覽矣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頳陽達許昌皆潁郡頳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讒以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觴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觭名之頳亭遂名之若

使鮮攜手値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綏進既揖抗對之益酬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覧者悉之當敏爾亭以鈎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歳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寛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之有創棟宇澆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户寒暑酷愛不能自裁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樹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如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員大水姜公念兹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痺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盧乎因問風俗相源隈郭東里所其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薄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黙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眺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謳懌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日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獄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

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遂公昔歳之彌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後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慭之乎遂借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躔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國有餘來或擲一抷上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攜莽可去以台雜无覽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坛墁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谿飛榮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賁以呈素護頳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檻華而非侈儉而不

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全其選容影光彩搖漪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熿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鵠出没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群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穉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爲之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郛郭而慱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覿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㓕蔑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

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林宇
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
軏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
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宫室、咸有
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
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
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
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
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緜谷跨谿、皆大石林
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
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踈、環顧腭目、疑若搏噬、於
是刳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
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
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
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
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
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之
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
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贏其數、然
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
于明神、漢之二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
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

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奉以獻奏餘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荊衛藪澤之大亦有言試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

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闢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擢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樓同雲於扃闥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與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羨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

霄之與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于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今改為孟亭）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賤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元至今）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晉府

勑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記戊 總八首

吳興姚　鉉　篹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卜勝二

東山記 張說　　梓鹽池記 梁肅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邵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常璀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産多狀山川闘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斂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耶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

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於
是肅以撿姦㢘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
民得休泰盧公聳曰時或爽候雲龍逍逃膏澤翔枯物
不遂滋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脩復陵塘積水防
患者慫慂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
幽邑丘隰逍形空規殘状非鄉黨之壽耋不可疑識輿
人飛語他邑病能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
農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鄰
愚皆苦於始作而來於成功況吾君倈明吾天子聖尚
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㨝列綆鍤箕礫
囂堅披材葦壞曰必巡文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
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
礪曝於培高徹畢不知形疲不憚苦胥不殘民力不費

金刀潛鉄化工事於農畯㳂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人如
駈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小關荒梗數萬畝汪汪盧明疊
若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鬭横殺衝波泩流引泚隮發
三港支分脉歕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有風雨暴鬬洄
溲換晨昏會似聞構作及乎兩斬霆去除則沙洲突出
力桿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如川相雖使江河合
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駈暴猛來敵亦可不能軼峻防而侵
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爇天
旱魃爲虐敲爇癉怨蛟龍逭誅而翠澂搖岸澄瀾洗月
落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䣭瀰百里則貫畦浮塍卒
歲之溉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
群羅生菰滿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檝厚生之物
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illegible]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

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曰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其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甚爲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發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彼人有善惟恐不聞死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又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定錄事丁宗晉李戴緘佐史章侑或參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爲記云

鹽池記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濱張九折迴至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爲海目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此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湮碧浩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呑嵡泂隧代增滈鹵而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貿雖從山濞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之資貨是人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洎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格鹽乃旋復非夫幡蚪神應坤次靈孕亦曷能趙晉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貴然來思分天敎以滋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其僞字通閈閎拒拓磯之左隅鄴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堙手儲蓄樞管鍵夕候乎閑藏盜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俛使大命日下巡功歲務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灟或汨以泙以瀾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疑京坻蘊崇亙區嘉量籙戶徵筭鹽人

竭書民無不供先錍税以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輸流日騄水而雲轤撃星律有變給用無絶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蓋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之藏垢也褒錬調膳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二而國貞將以樹善來年非石無以絶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實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常公體含眞靜思叶幽賾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齊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聞闕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率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葺輦於青靄佇蹕褕於紫氣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帝熔野縱觀空巷途歌傳蹕是日即席持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但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于於重帷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其實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貫其東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觀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茂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含象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照景窮崖潤色捋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敎五敎帝載叶龢太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内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巻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嶒嵯於山腹下崇崗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棨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渟或決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艫綏棹沿洄上下見煙霞含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瀞淩風于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綿蔥蒨杳藹迴合含虛籟以四達翾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工儁人金閨玉堂之賓淑姿脩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含睇中歓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來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顥氣翛然以遺萬無暢旗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敎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窈賾化育内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逮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崗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與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羨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若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其山曰顧山谿曰蒙谿將以順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雷爲龍顧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虢有順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順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順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意順者曷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蓬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

槁朽養慘霜虐以殺根荄養雕瘵之朴不爲幹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癘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忍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竊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曷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腹畝以施其潤決於洄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鳥鹵以畜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畎畝使鼠蟹爲菑決沮洳使黿鼉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

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
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淸
明之顚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遠決吾志於中正使
不迴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適世使無悶如
此而已遂與山谿徘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
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悠乎

盧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
垳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
剌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伐木于
山磨舊礎築新墉迴豐賓堂迴廡前軒怒楯虬蚪層欄
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間容揖讓堦間容賓盤桓
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爲寢室更衣之所朱戶彔
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樹又八西閑下閣作饔舍八
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駟馬北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
朱檻面城墉其下於溝開導通水木因古岸植竹樹爲風
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楊州西楚蔡汝陸行
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
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
爲中路大曆末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
京路復出于盧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
鹽鐵稅緡諸侯榷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
會洛道路不茀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
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沉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
書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丕變
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輪轆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沉溺者半迺於湖東北岸槖皐里作僧廩三十九間川東兩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入不勞水無害役他邑館舍次于飼無私利人人皆樂咸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為因參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一旨傳曰自廬邑往振廩同食大和二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縗麻故其鄉黨搢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縣卒迫程貫人射利濟舟為捷渡口如肆孝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紀歟速不逮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迺顧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阿闔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禰小率令遠驟馳通饋餉耆耋俞美於編戶丁男擔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河許牽射濆沙徙岸呀呷轉騰奮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處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意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弗之曰力唱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辮篾繫舟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麥斷杜春冰解而興功上於水潦降一數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夫其飾成無舟艤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

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
門功列。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六之由是則縣人誌之于
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并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
間公鑿井於城垣之陽門通莊之右偏著曰義正哉尊
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遼宇達于交衢識其號以永不
竊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賓前注泙而平之隨
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清
抵凝旨而不閑環四序以一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
向焉義爕賜之虞濟煩之之難昏昏憎者得以濤盥瘵痗
者由之蠲愈滌汰氣塗沃洒蒸灼炎炎然不改與地配久
化置闌爲閑敞鄰梵宮之清淨脩卿對開連樓鬱峙霝
眞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拍心而援應日而就彼豐
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華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
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
閫顯榮當朝寨寨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爲濟川之漸斵
輪爲秉軸之兆可轉聘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廻俸節
財蔵事彰義將獻祉于太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
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

大曆六年三月記

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記己　總一十首

吳興姚鉉纂

浮圖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眞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黄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災沴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眞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

木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
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
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
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
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
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内先行僧祇江南
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
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
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文亮道賓
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子
壹奥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
尋師于臨川褚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
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龢其秉宣羯磨

者曰兩京條欽法銳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
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踼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
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兆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
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坐其下日
有二三千人由是明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
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剏
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任弘
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掌撰本
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貞卿忝刺撫州
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
臺階局儼然軒搆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
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貞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
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顥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

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
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
法泉襄陽棄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踰餘杭惠
達泊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薰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
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
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知白融白馬法徹衡岳正
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士心開元明徹等同秉法
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
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
少卿張延阜脫俗歸真其名曰褸銅為稱首焉又欽比
年巳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
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　臨川在嶺隅未嘗弘
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齋教　演而依止之後有上
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㠜嘆而[illegible]
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
場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止足曰智融精持本事
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剏立
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
𣪍鬱興鬵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
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神足
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絶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
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
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
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

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居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

杭民竟相觀睹白恠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爲名聲人相與曰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爲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illegible]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指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不異宗而咸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一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柏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苟一吒而異世卒不可化鐵之中舉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緣合成獨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與

僧當爲余言余不當爲僧言況斯文止紀於刻石砍不
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
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
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閒闠各由襲沿無龍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爲珍慶
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
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
莫動天䑽沕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
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匌匌杳冥倠倠者雷驍
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躪踐潭洞薪蕩須臾
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囷斬焉中闢南秀地以掃落北
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
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亭莊嚴供
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擾法如
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
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
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
以外封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思
以人事斆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冀身既
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
所頹棄人於教有所扭怩則爲不可思議以聰以吹故
示此無跡之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入我之門經曰千
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玆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
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
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随是與夫

爲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求求
之利則不佯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子則求福
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巉巉之餘仍聊
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
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
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
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界微塵衆生無賢
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擧手合掌必先向西
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
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
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
誓願於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何獨如是哉
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
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
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
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
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
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居
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
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有如我病者皆
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
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
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歸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爲川瀆然則巨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項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贖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兎走吾復何藍刹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顇去留之㳂泝雖云之自彼而於我幾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寺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覆鳥嵐靄在於襟袖羣形浩攘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顛上顛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立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隙識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利爲名餌呑鈎食餌手足羈鏁攸爲得而䟫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入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父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厰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變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暇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殁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擾巨寇必思袛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鏖撲爲法大防也掾內典下天王處蘇迷盧之半爲

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
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
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於莊嚴之境常僑尸
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illegible]獨揭勝幢不頓
一戟竪迦婁而垂翅拔脩羅而束手[illegible]怒折蓮柄拄搜
羈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
便救護之門普縛喝伽藍北勇感夢而戲悔近于闐聚
落西毫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勝鄉[illegible]靈應事無虛譯
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illegible]謂西域瞿薩國
本天王擾神之處也盧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
像謂西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illegible]寺其處爲僧乾
立所居乾每謁藝不安旬日方悟遽徙[illegible]他室昉誓造北
方變梁朝謂彫塑像亦爲變也請押衙熊幹爲導首幹遂與執白箸奇者郭

宣熊師佐等從史閻伍爲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際
化奚貝共二十方幹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巖
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發電擊猛焰彗肩蛟蜂搶軒金塗
錯落而煉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戟蔓驪
蠱俵倪是不翅擊三叒磔五冢也及素天文主藏神凡
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掬怒忖留惡覰吁可
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等乞靈禔既據我靈詎乏主
噫予曾閱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於此會
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歟幹爲學性端介敏辯王
公多伏之復聽禪那宗要得愬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危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
及面因驚覺汗治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
定州善幹上府至新淦夢天王支製張目曰世途若此

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鵝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爲交阯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折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呇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躡地口不甞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无身觀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復其門闞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牵攣羈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静於動復性於情夫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以吏役道于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循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爲知此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鶺鴒舍利塔記　　韋皐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

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巳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歳有獻鸜鵒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者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歴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爲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虚室一戒曙發和雅音發如笙竽靜皷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悴

爾不懌巳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絶按釋典十擊磬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恵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焖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恵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説此鳥涕泆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闍毘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文嫱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誇昭昭胡可默巳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妖地反物爲災其於水也反則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𥕧𥕧栢發鉷歕湧下注淮瀆平湍七文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矗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呑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爲河宮噍類如魚鼈泗州刺史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洲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搴新捷一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迷連舳促檣斂邑之惸嫠老弱洲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先賓于遠對軍資甲稍士女馬牛遠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過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飆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圮崇丘如島峀稍稍而没夏屋如查泚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文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别境離局奸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部内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

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許曰任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也厲聲正色阽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旬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内無平不陂郛郭之間無岸不容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内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己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弃輴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宸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鄽市造井壘公申勸科程以貫以貨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榔爲籬端衢四達廨宇斐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冀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維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頹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